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左傳折諸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湄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虎拜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孫承基

左傳折諸卷二十二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昭公

賂以甲父之鼎

杜注甲父古國名昌邑有甲父亭按宣和博古圖紹興古器評皆云十干為商號凡彝器有甲父父乙者皆為商器然周召公作父乙寶尊彝齊有丁公乙公癸公十干之配未必盡夏商也加之以父者子為父作也故有

父乙敦父癸彝父辛卣又有祖己爵祖丁盉兄癸卣不勝枚舉皆可類推甲父之鼎亦商周之彝器耳元凱習於郜鼎紀甗而槩以國名恐未必然

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

陳止齋曰晉自平丘之會不能合諸侯而齊為蒲隧之會至鄟陵而專盟矣此自齊景公自視何異於晉悼之復霸而魯大夫以無伯為歎楚共之陽橋亦猶是也即楚莊之邲宋襄之盂亦何嘗不如是故論伯者必以王

命為準

孔張君之昆孫

爾雅釋親來孫之子為晜孫晜孫之子為仍孫蓋六世孫也字譜晜與昆通爾雅又云族父之子相謂為族晜弟則昆弟與昆孫明係一字汲冢竹書有曰不窋之晜孫爾雅注亦引之今孔張為君之昆孫乃兄孫也兄孫六世之孫均一昆字古人不嫌於同稱

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厭之有

秦王請以十五城易趙璧藺相如弗肯與其氣足以折之也虞叔寶玉既獻之虞公矣又求其寶劒君臣之際不同於鄰敵然亦可謂之無厭矣

又

媿菴録曰後世和議誤國只此足以破之

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

田氏擅齊禍始於景公三家柄晉疊鍾於平公虒祁遊臺宮室同也王鮒少姜子猶鬻姒寵嬖同也縱陳鮑以

滅欒高任范匄以層欒氏大權旁落同也是以晏子叔
向之相語至於太息流涕然平公猶知叔向之因論
子朱之爭問石言嘉博物非懵然無知者景公與晏子
論治尤不一而足獨晉傳昭頃竟以童騃相繼自齊晉
投壺一事之後傳文或曰晉或曰晉人所謂伯主者殆
如尸居委裘韓起於未為政之前魯穆叔已識其懦弱
猶能謹守禮度不敢失墜魏舒繼之遂以無罪滅祁羊
舌之族史記晉世家於此段表白最明齊之荼壬嬰稚

紊爭尤速斃於權奸之手養癰者蓄禍已深而附贅懸疣又何以支羸瘵哉

當夏四月謂之孟夏

周之六月夏之四月也純陽之月在卦為乾君身之淑慝政治之善敗世道之治亂君子小人之消長皆繫於此苟有天變其災為最重故先生立法最於此乎慎之周詩正月之篇正指是月莊二十五年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傳釋之曰非常也終春秋所書

六月朔日食惟兩見祝史請用幣伐鼓仍舊制重災修省之意而意如反以不悖為悖故昭子知其有異志

少皥氏鳥名官

賈逵曰五經皆言顓頊代黄帝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少皥代黄帝圖讖所謂帝宣也章懷太子注云史記黄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頊當時五經家同為此說黄帝農師以土德王即顓頊為金德髙辛水德堯木德漢承堯後不得為火德矣左氏傳曰黄帝雲紀少

皡鳥紀是以少昊代黃帝也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宣朱宣少昊氏也按左氏傳自劉歆始好之西漢時猶未立學官東漢光武初立左氏范升陳元互相排擊迄未有定及逵奏稱引少皡鳥紀及劉累事孔甲范氏為其後之説章帝嘉之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遂行於世元陳桱增纂通鑑前編不襲太史公五帝紀之名定為三皇五帝之號以黃帝為三皇之終少昊為五帝之始今之序世統者皆祖鄭子

之說也

昔者黄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

元魏游雅問陳奇祖父何官奇曰祖燕東部侯釐也雅復質侯釐何官奇曰古有雲師火正鳥官之名世革則官異時易則禮變此雖一時角議及之然亦確論

共工氏以水紀

史記五帝紀共工不預焉祭法稱共工氏霸九州在太皡之後神農之前蓋韋顧昆吾夏商之霸共工者羲農

之霸也而其水紀儕於雲紀火紀龍鳳紀之列古者草昧初闢柳子所謂衆羣之長就而聽命焉五帝德又大者也共工其亞焉者也齊桓乃議封禪晉侯遂祀夏郊春秋之霸主猶然共工氏之水德亦若是已矣

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

顧亭林謂漢儒以曾祖之父為高祖攷之經傳鄭子之稱少皡以始祖為高祖盤庚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康王之誥無壞我高祖寡命以受命之君為高祖景王

謂籍談曰昔而高祖孫伯黶則謂其九世為高祖矣愚按漢高祖唐高祖皆始受命之君也劉宋蕭梁陳三武帝高齊神武帝廟號皆稱高祖亦同此義

鳳鳥適至

山海經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見則天下大安寧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鳳凰止庭伯禹拜曰昔帝軒提象鳳巢阿閣白虎通云黃帝時鳳凰蔽日而至止於東園終日不去

又

竹書紀年黄帝五十年七月庚申鳳凰至帝問天老力牧容成天老曰臣聞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其鳴音中夸則與天相副以是觀之天有嚴教以賜帝帝勿犯也

又

山堂羣書考索少昊作鳳鸞之書取以古文

故紀於鳥

北史拓跋珪稱帝改補百官其官名多不用漢魏之舊仿上古龍官鳥官謂諸曹走使爲鳧鴨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爲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

鶻鳩氏司事也

王勉夫曰唐張子壽鷹鶻圖序鷹也名揚于尚父義見於詩鶻也跡隱於古人史闕其載子壽殆未深考張衡東京賦鶻鵰春鳴北史文宣謂弟思孝曰爾擊賊如鶻入鵶羣枚乘賦揚雄方言俱有此字愚按杜子美義鶻

行柳子厚鶡說俱堪與文獻公序並為鶡重但兩公則在張後耳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逺乃紀於近

鄭漁仲曰上古民淳俗熈為君者惟以奉天事神為務故其治略於人而詳於天其行事見於方冊者載在歷書及緯家為多唐虞之後以民事為急其治詳於人而略於天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刪書斷自唐虞云按魯封少昊之墟故郯子來朝而問以少昊必其學之聞名於

上邦孔子亦亟稱之矣

見於郯子而學之

子華子謂郯子以達禮聞於諸侯子華子往從之既見夙駕而起曰異乎吾所聞返自郯遭孔子於途傾蓋語終日甚相親也孔子命子路取束帛以贈之賦邂逅相遇之什云云又季沈問仲尼於子華子子華子曰本也何足以望夫子夫子軫方而轂圓者也將無不可我則有所可者也原程本著書之意蓋謂郯子者本之所不

屑為而孔子之所從學以髙自位置又恐涉於諸子之詆訾孔子者而曰逝將從其後其書蓋偽書也劉向校讎而取之亦為所欺今郯城有傾蓋亭郯子來朝之經為程本蹟與書所自昉

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服虔云塗道也準周書武王南望三塗宜為轘轅大道酈氏伊水經注據闞駰十三州志云是山在陸渾故城南八十里昭公四年司馬侯云四岳三塗九州之嶮而

此請有事焉知是山明矣伊水歷崖口山峽翼崖深高壁立若闕崖上有鳩伊水經其下歷峽北流即古三塗山也

涉自棘津

河水經注故南津也晉文公伐曹假道於衛衛不許還自河南濟即此津也今伐陸渾亦於此渡宋元嘉中遣輔國將軍蕭斌率寧朔將軍王玄謨北伐宣威將軍垣護之以水軍守石濟即此處　國策姚賈說秦王云棘

津之雛不庸與此互考

彗所以除舊布新也

薛收元經傳彗掃星也史臣謂彗體無光傅日為光故夕見者東指朝見者西指在日南北者則隨日光而指光芒所及則為災

火出而見今兹火出而章

申須言出梓慎言没并言配合妙甚子産博物定知災不可禳耳豈吝於玉觀拒禳於始而用禳於終可思也

談天人遠邇合於道矣

夏數得天

陳鐵山曰火心星也天子明堂之位也大火之行於天每歲十一月十二月迭移於他次獨正月不違乎建寅蓋建寅之月乃天子坐明堂布政令於四方上奉天正下授人時皆是月也所以堯典開章便以敬授人時為第一義以建寅之月為萬世法正夫子作春秋意也

宋大辰之虛也

疏虛者舊居之處陳為太皡鄭為祝融衛為顓頊皆先王先公常居此地故謂之虛大辰星名非人居而亦謂之虛者以天之十二次地之十二域大辰為大火之次是宋之區域猶之謂晉地為參虛也

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

唐高宗次濮陽問曰此為帝丘何也許敬宗曰昔帝顓頊始居此地以王天下其後夏相因之為寒浞所滅后緡逃出自竇在此地也後昆吾氏因之而以夏伯至衛

成公自楚丘徙居之左氏稱相奪予饗以舊地也由顓頊所居故為帝丘

水火之牡也

五行志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位皆以五而合而陰陽易位故曰妃以五成水之大數六火七木八金九土十水天一也為火二之牡木天三也為土十之牡土天五也為水六之牡火天七也為金四之牡金天九也為土八之牡陽

奇為壯陰耦為妃故曰水火之壯也火水妃也於易坎為水為中男離為火為中女蓋取諸此也此以釋昭八年禆竈論火出而陳災為逐楚而建陳實與此篇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其說相通

必以壬午

漢太初元年十有一月乙酉柏梁災夏侯始昌先言其災日其術亦與梓慎禆竈同

是昆吾稔之日也

注昆吾夏伯也以乙卯日與桀同亡跡詩云韋顧既伐昆吾夏桀知昆吾之伐與桀同也

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

注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内於其處作庫疏神農氏一曰大庭氏按豎牛攻叔孫仲壬於大庫之庭注以為即其地蓋大庭之庫庫之前有庭也

又

劉光伯云孔子登泰山見吳門之白馬離婁睹千里之

毫末宋衛陳鄭去魯皆千餘里梓慎非常人何知不見數百里之烟火乎

遂不與亦不復火

胡仁仲曰裨竈所言蓋以象推非妄也而鄭不復火者子産當國方有令政此以德消變之驗矣是知吉凶固有可移之理古人所以必先人事而後言天命也

又

漢末建安中太史言正旦當日蝕議廢朝會劉劭云梓

愼裨竈猶占水火錯失天時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夜或災消異伏或推術繆誤也勑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吾身泯焉弗良及也

古人多有自知死期者郭璞卜珝王嘉之徒䘮之不得避之無路鄭相如以完節免禍敎鄭虔而已身三年後卒於衢州委運聽命皆術數之精也文中子之語薛收幾與孔子曳杖同符則非里析之徒所可語矣

吾不足以定遷矣

陳止齋曰賈誼說文帝改制度興禮樂帝謙讓未遑引里析勸子産遷國避火災不能為喻謂文帝賢君子産賢相優於守之仁涖之莊而動之以禮則學所未逮夫當漢文海内殷富之日正宜興於禮樂若國成子治鄭國小而鄰强觀其平邱爭貢至以伯男自居揩撐貧寡其難如是遷都大事建城郭立宮廟所費與火災埒且豫備有素火至亦不為大害漢成帝建始三年京師驚

言大水百姓奔走蹂躪大將軍王鳳急議避水王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大水一日暴至必訛言也於是遂定梓慎言鄭將復火欲以圭瓚禱神而子產弗與亦不復火大臣理國人事修者天不能災王樂昌國成子足以當之矣

又

張文潛子產論曰夫還國以免災與夫安坐以待不測之禍二者孰利然子產知其力之不能及則寧為安坐

之計豈其心以為不能定遷其禍將有甚於安坐而待患與子未嘗不歎古之君子其智慮深遠而較利害也詳量分審力而不誘於一時之浮説而深悲後世之喜功好大卒無所就而敗隨之也

巡羣屏攝

楚語使名姓之後能知犧牲之物彝器之事屏攝之位壇場之所而心率舊典者為之宗知屏攝是祭祀之位也鄭衆云攝束也束茅以為屏蔽也

禳火於玄冥回祿

媿菴録曰子産備火種種有條自是人謀所當盡者然後禳於玄冥回祿不過聊用以安人心耳且災異之來必有所本舍本求末已成之災豈一禳之所能除乎

鄅人籍稻

李德林陸乂宴集有說徐陵文者云刈瑯琊之稻坐客並稱無其事百藥方七歳進曰鄅人籍稻傳注鄅國在瑯琊開陽縣人皆驚喜稱神童　齊乘云沂州東南吳

蓉山下有湖溉田數千頃香粳畝一鍾古稱瑯琊之稻

又

嬾真子李百藥論徐陵文刈瑯琊之稻按左傳注鄅妘姓國也其君自籍稻蓋履行之昭公十八年經書邾人入鄅注云鄅國今瑯琊開陽縣也蓋籍當呼為典籍之籍謂履行之而記其數也周之六月夏之四月稻方生也而陵以為刈非矣

不說學

程允夫問朱子仕優而不學如原伯魯之不恱學是也夫伯魯仕周無片長可紀豈得云優直是令狐綯之變理陰陽耳霍子孟冦平仲功業有餘不學無術身與國受病亦自不淺故聖賢戒之

夫必多有是說而後及其大人

羅大經曰古今稱大人其義不一孟子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此以位言也所謂王公大人是也又曰養其大者為大人昌黎王適墓誌有大人不疑此以德望言

也所謂大人君子也今人自稱其父曰大人䟽廣對䟽受曰從大人議則叔父亦稱大人范滂與母訣曰大人割不忍之愛則母亦稱大人

可以無學無學不害

媿庵録曰周亂原亡說得悲痛士大夫無有不願子弟學者只是患失一念生出幾許忙亂何暇尊禮守先待後之人賢士不親必近小人看得學與不學無甚利害此世家之所以難也而文獻益不足徵矣

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

禮記月令仲春寢廟畢備鄭注前曰廟後曰寢以廟是接神之處其體尊故在前寢是衣冠所藏之處對廟為卑故在後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朱子明堂說言寢之後有下室引傳文云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士喪禮士處適寢適寢正寢也居寢為適寢其在廟者曰廟寢

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

張西銘曰許靈公遷於葉悼公遷於夷又遷於白羽許男斯遷於容城國凡四遷皆岀楚命葉在楚方城之北楚旣憐許而命之遷矣亡何楚欲以葉為方城外蔽則又命之遷夷夷本曠土許人依焉楚又欲城章華之臺而有之則又命遷白羽白羽近於羣蠻非人所居許稍墾治則又命遷容城翦荆蕠室歲無寧居許經四遷不能復國是故𣇈許男者鄭致許亡者未必非楚也

又

丹水經注淅水出淅縣西北弘農盧氏縣大蒿山南流逕修陽縣故城北縣即淅之北鄉也又東入淅縣流結成潭謂之龍淵清深神異耆舊傳云漢祖入關逕觀是潭其下若有府舍焉其水又東逕其縣故城蓋春秋之白羽也

楚工尹赤遷陰於下陰

沔水經又南逕穀城南又南過陰縣之西注故下陰也縣東有濟南劉熹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立碑生徒

百餘人

令尹子瑕城郟

汝水經又東南逕潁川郟縣南注又分為東長湖西長湖湖南北八九十步東西四五百步湖水出魯陽縣北將孤山北長岡下數泉俱發東逕沙川沙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襄城有養陰里養水又東北入東長湖注汝水縣汝水又逕郟城縣南　郟周地而楚城之復思次洛以逼周室與齊人城郟恃

鄍陽封城之女奔之

鄍陽之女之事當棄疾為蔡公之日碧玉小家艷心千騎東方之夫壻叔孫穆子有庚宗之婦人孟僖子有泉邱氏之女在楚則先有邧子之女春秋末造淫風流行若孔子不删詩安知不如衛之桑間鄭之野有蔓草陳之東門之枌詠歌流傳亦事所宜有獨冢嗣之所自出往往不得其終晉申生即其一也漢戾太子因平陽主家善歌而來明定陵久不定儲位或以為齋祠侍寢有

所不慊於中若周之幽景正后嫡嗣龍漦雞尾自生厲階不可解矣

飲太子止之藥卒

娓菴録曰三傳皆謂止以不嘗藥故書弑與左公同而鄭夾漈陳止齋永叔又皆謂實弑迄無定論蓋古今有以藥物弑君者霍顯王莽梁冀之徒是也又有雖無弑逆之意而以奇藥誤其君者山人柳泌之徒是也故朱子謂律中醫藥不依本方致殺人者與故殺同悼公之

死必此之類止所以書弒以此

又

繩武曰明光宗朝首輔方從哲薦鴻臚丞李可灼進紅丸翼日帝崩禮部尚書孫慎行劾從哲曰昔許悼公飲世子藥而卒世子即自殺春秋猶書為弒然則從哲宜何居速引劍自裁以謝先帝策之上也時論紅丸之獄者亦多引許世子事以比例

舍藥物可也

王莽之鴆平帝梁冀之鴆質帝許止視之大有徑庭然宋高宗天賦壯實遇疾輙服大黄大戟芫花謂之蠲毒圓壽踰八袠朐膈欬壅猶主前藥遂至弗支漢高祖謾罵醫不使治病舍藥物之論於人主之遇疾與侍疾者皆非無謂

又

繩武曰文文山云父母有疾雖勢不可為人子無不下藥之理舍藥物之言未為篤論

大城城父而寘太子焉

居子建於城父處申生於曲沃無極之謀與二五一轍也至衛宣取宣姜本出已懐而無極又勸楚子為建聘秦女而自取之譏人之惡更甚矣

故太子建居於城父

汝水經注汝水與白溝水合又南逕龍城西北龍城即摩陂也魏青龍元年有龍見於郟之摩陂明帝幸陂觀龍為之改元汝水與龍陂水會北流際城父縣昔楚平

王大城城父以居太子建是其處也

又

括地志汝州郟城縣東四十里有父城故城即服虔云城父楚北境者也又許州葉縣東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父縣者也十三州志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古先儒多使其名錯亂凌以棟辨之特詳

紡焉以度而去之

裴松之注魏志云古人謂藏為去今關中猶有此音正義云字書作弆謂掌物也前漢陳遵傳皆藏弆以為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音卭吕反

又

南唐樊若水舉進士不第謀歸宋乃漁釣於采石江上乘小舟載絲繩其中維南岸疾櫂抵北岸數十往返得其江之廣狹因詣汴言江南可取狀請造浮梁以濟師蓋仿弆度量城之智而用之也若水賣國君子所惡苫

婦爲夫報仇東海呂姥之倫也

莒子奔紀鄣

杜注紀鄣二地名贑榆縣東北有故紀城寰宇紀云在縣東北七十五里平地近海水經注淮水逕贑榆縣北又東北逕紀鄣故城南又東北入海

其父兄立子瑕

顧亭林曰叔父繼兄子唐宣宗之立爲皇太叔蓋昉於此

駟乞欲逃子產弗遣

桓温忿殷浩參綜朝權輒帥衆下武昌朝廷大懼浩欲去位避之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若浩去職人情崩駭且當靜以待之令王手書示以欵誠為陳成敗温致謝回軍還鎮弱植貪位之人遇事倉猝貽國家羞若駟乞者亦是類也

龍鬬於時門之外

北周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龍鬬初有白龍長十許丈

自東方來西北有黑龍亦乘雲而至風雷相擊乍合乍離白龍昇天黑龍墜地雷雨大風發至暝乃止明日有兩黑蛇大者長丈五小者半之並死於竇前為周天元及諸帝之象事具廣古今五行志及北史王劭傳

又

王僧辯討陸納於長沙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五色分明遥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竊相謂曰地龍已去國其亡乎

又

宋端平乙未五月宜興近湖之地有二龍交鬬俱墜於湖頃刻大風駕水高丈餘二龍隨即升天出癸辛雜識

又

金主亶皇統九年四月有龍鬬於榆林河水上

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

孔疏歷法十九年為一章章首之歲必周之正月朔旦冬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是章首之歲年也計

僖五年至昭十九年合一百三十三年是為七章今年復為章首當言正月己丑朔日南至傳乃云二月己丑日南至錯名正月為二月歴之正法往年十二月後宜置閏月即此年正月當云二月乃其正月時史失閏傳於八月之下乃言閏月戊辰是閏在二月後矣

然則戴桓也

晁以道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梓慎望氛而知他國之祥蓋天地不能隱其情然不足以知

其人孰當之也昭子知其禍在華向竟如其言然則吉凶由人氣特兆之非氛所為也抑昭子可謂儒矣

太子建奔宋

衛宣公殺子伋而狄入衛楚平王逐子建而吳入郢唐玄宗納壽王妃而祿山陷長安千古覆轍何其符合

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

優施於申生則稱其小心精潔不忍無極於伍奢之子則稱其仁與才夫既仁且才既小心精潔不忍如此賢

人安可害之而奸人之欲害賢人較之戮庸人更忮且迫惟恐下手之不速遭其反兵嗚呼哉

棠君尚謂其弟員

子胥於同患之兄弟則有棠君角材之友朋則有申包其適吳也又識鱄諸而結之矣所謂人以類聚也范少伯則忌之畏之而適越矣亦一申包胥也乃起自南陽而與之偕行者又有文種奇才疊興於此時以變春秋而為戰國嗚呼哉

爾適吳吾將歸死

毛子晉謂伍尚伍員家庭中一管仲名忽也按員又與申包胥為友員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子覆之我必能復之此又與李穀韓熙載一志於定中原一志於圖江左瑜亮生於一時偏與子胥兄弟朋友兩倫中值之真使人懷古神徃

楚君大夫其旰食乎

齊東昏賜蕭懿藥懿謂使者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

之其患與伍奢同

員曰彼將有他志

吕覽伍子胥欲諫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王子光曰其貌吾所甚惡也客以問子胥子胥曰願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見其衣若手因請說之許之伍子胥說之半王子光舉帷持其手而與之坐語畢子光大說

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

濟北晁氏曰員之忍詬含恥卒報平王聲烈光於百世而猶存揚子雲論而非之以員事言之鞭尸藉棺未為已甚願始干王僚以伐楚知光欲篡至進刺客助人殺君成己報父人誰無父僚何辜焉荀首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其情悲矣員以父故不惜避此而罪則為千古大戮矣

乃見鱄設諸焉而耕於鄙

吴越春秋鱄諸者堂邑人也伍胥亡楚如吴遇於塗鱄

諸方與人鬬其怒有萬人之氣甚不可當其母一呼即還子胥知其勇士因結之遭公子光之有謀而進之鱄諸曰凡欲弑君必前求其所好吴王何好曰好魚炙鱄諸乃從太湖學炙魚得其味坐待公子之命

子行事乎吾將死之

媿菴録曰二語何忍言之且人殺其主己不能止又不以告而徒以一死塞責匹夫哉

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

為春秋家言者有二百四十二年間三變之大局捴經緯乎禮樂征伐出自諸侯大夫遞降至於陪臣執國命之旨繻葛之戰曲沃之封天子誤用其干戈圭瓚一失不復返諸侯之侵犯王略專封專討不待言矣自雞澤溴梁大夫自為會盟取卞取鄟大夫擅用征伐至於鬷戾助季氏伐公徒叔孫婼以死自明而不敢討其臣陽虎則遂囚季孫斯徼饗蒲圃其初南蒯之欲張公室衛北宮氏之宰滅齊豹以納靈公多托名於拯難赴義之

舉忠勤所著釁孽萌焉董安于之助趙氏以弱晉尤死不足塞責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蓋深防其漸也

衛侯賜北宮喜謚曰貞子

析朱鉏宵竇徒從契闊禍難其賜宜矣北宮喜預於亂切於其窜之故從盟反正而濫賞及之是賞盜也衛惠公之母淫於子頑者曰宣姜今之淫於子朝者靈公之母亦曰宣姜厥後靈公夫人南子所通者為宋公子朝今之為襄夫人所通者亦曰子朝名謚符合後先相望

均以烝淫禍國桑濮之流毒長矣

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

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之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游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

齊侯疥遂痁

疏後魏嘗使李繪聘梁梁人袁狎與繪言及春秋說此事疥當為痎痎是小瘧痁是大瘧瘖患積小以致大也

顔之推云痁有熱瘧也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後漸加重遂頻日發熱此之謂疥遂痁也

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風俗通尚書雷夏既澤詩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水草交錯名之曰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

藪之薪蒸虞候守之

風俗通藪者澤也藪之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爾雅九藪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陽紆

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本作陽燕有昭余祁鄭有圃田周有焦護傳又曰山藪藏疾

聊攝以東

水經漯水又北逕聊城縣故城西黃溝承聊城郭水水泛則津注水耗則輟流自城東北出逕清河城南又東北逕攝城北春秋所謂聊攝以東也東西隅有金城城下墟郭尚存京相璠曰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

姑尤以西

齊乘姑水有二大沽河出黃縣南蹲狗山小沽河出萊州南馬鞍山俱南流逕膠水縣東南尤水即小沽河也起壯海至南海行三百餘里絶齊東界故曰姑尤以西

守道不如守官

柳子厚論略曰是非聖人之言官也者道之器也離之非也未有守官而失道者命之曰官官以行吾道云爾曰守道不如守官喪其本矣

又

娓菴録曰虞人守官義不敢往義有重於死故也乃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之心也是以夫子取之

子猶馳而造焉

劉貢父曰欒王鮒毀叔向以平公不好賢也梁丘據不毀晏子以景公好賢也二人皆從君者易地則皆然

七音

陸貞菴曰諸史樂律志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通典注

自殷以前但有五音周加文武二律宮與羽角與徵相去有二律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

古而無死其樂若何

列子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此何之史孔梁丘據皆從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

君乎晏子仰天笑曰今日之遊見懦君一而諛臣二景公雪涕顧晏子曰何謂也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顧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竊笑也景公慚焉舉觴自罰二臣者各二觴晏子春秋略同

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

媿菴録曰死生相代曉然足破千古之惑秦王漢武當時何不聞此語也

季翦因之

亭林曰有勝國有因國周禮士師若祭勝國之社則為之尸書序湯既勝夏欲遷其社是也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左傳齊晏子對景公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翦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也

有逄伯陵因之

齊乘逄陵城般陽府東北四十里逄伯陵之裔逄蒙逄丑父皆其後

蒲姑氏因之

濰水經語水東北入濰其水東北逕姑幕縣故城東縣有五色土王者封建諸侯隨方分受故薄姑氏之國也闞駰曰周成王時薄姑與四國作亂周公滅之以封太公

又

後漢郡國志博昌縣有薄姑城在臨菑縣西北五十里近濟水史記胡薄姑城内有高臺齊景公飲其上

夫火烈民望而畏之

唐王志愔論為國當以嚴致平非以寛致平在人不易犯而防難越也最合火烈民畏之旨

疾數月而卒

晉書杜預傳密縣邢山有子産之冢居山之頂東北向

鄭城意不忘本也

不忍猛而寛

文中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執其中者惟聖人乎孔子濟寛濟猛之論執中之道也若子太叔之初政與子産所謂能以寛服民君子之用心固宜如是

鄭國多盜取人於萑蒲之澤

水經注役水又東北逕中牟澤即鄭子太叔攻萑蒲之

盜於是澤也其水東北流徙注渠水

興徒兵以攻萑蒲之盜

潛夫論漢明帝制舉茂才過闕謝恩訖問何異對曰巫有劇賊九人刺史數不能得帝怒曰汝非部南郡從事耶賊發部中而不能擒材何以為茂才捶數百免官切讓州郡十日賊即伏誅擒滅賊盜在於明法此與龔遂刺渤海之治正反可以悟寬猛之異同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秦太虛治世策曰漢之文景除誹謗去肉刑減笞法定箠令可謂寛矣而諸侯逆命夷狄侵邊孝武不勝其憤力攘匈奴誅兩粤大臣相繼入獄酷吏相仍用事豈非强之弊生於寛耶肅宗器本刻深以刑名自喜安史之亂來歸者戮於獨柳之下待罪者斃於縲絏之中可謂猛矣而慶緒葅興思明復起代宗深鑒其事含胳從之罪緩汚染之誅至於封豕長蛇無所懲乂王室陵夷之漸蓋基於此豈非弱之弊又生於猛耶傳曰寛以濟猛

猛以濟寬夫所謂和者聖人之至術也

古之遺愛也

史循吏傳子產治鄭二十六年而卒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孔叢子子產死鄭人丈夫捐珮玦婦人舍珠玉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琴瑟之聲

左傳折諸卷二十二

左傳折諸卷二十三　　興國縣知縣張尚瑗　撰

昭公

王其以心疾死乎

宋皇祐中胡翼之典作雅樂與王洙參酌制度更造鐘磬上之賜名大安之樂黄鍾律短而所奏樂音髙鐘弇而直聲欝不發劉羲叟曰是謂害金帝將感心腹之疾乎已而果然

蔡太子朱失位在卑

杜注喪大記國君初死之禮既正尸坐於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於東方有司庶士哭於堂下北面太子失其位明不在適子位也

又

襄二十三年孟莊子卒公鉏奉羯立於戶側戶側適子之位也檀弓司寇惠子之喪子游為之固請於其弟文子扶適子虎南面而立二者皆卿大夫之適子也諸侯

世子之位從可知矣

華氏居盧門

司馬彪郡國志睢陽縣有盧門亭城内有高臺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馬獨上謂之蠡臺亦曰升臺當昔全盛之時故與雲霞競遠矣晉太和中大司馬桓温北伐命豫州刺史袁真開石臺鮮卑堅戍此臺真不克而還睢陽形勝固當屬此

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

貞菴曰日食分至不為災古未有為斯言者也意如專國前此既廢伐鼓用幣之禮叔孫知其有異志矣梓慎探知其隱遂抹摋災異以媚權臣君子嫉之

又

愚不知歷法就所見昭代之歷分至無在朔日四立無在望日者必參差一兩日則二分二至必無日食之理猶之四立之日必無月食之理孔疏云先賢寓言非實時授時何事而可以寓言乎或古者置閏皆在歲終與

後世歷法迥别竟有合朔適逢分至者則當於歲差長律求之也

叔輒哭日食

劉原夫曰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非所哭也昭子不知言者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强臣也能秉魯政所樹置非親戚即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達於衆而形勢欲於外子家羈達於人者也閉其口而禄仕矣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

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默則不能已發憤抑欝而無與誰語慷慨感激至於號咷也按此時東王西王爭王室大亂宜當日食之兆又不越十年而皋鼬之會晉失諸侯春秋變為戰國災變無大於此時就魯而論季氏逐君之兆已成原父持論明於大義矣

齊致死莫如去備

拱乾曰兵法破甑焚舟背城而戰皆致死之謂

廚人濮以裳裹首

王世充金墉之戰取一卒似李密者縛之出於陣前與

此同術

盟於稷門之外

水經注系水流逕陽門西水次所謂齊之稷下也戰國

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

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論議是以

齊稷下學士特盛且數十百人劉向别録以稷為齊城

門名也漢以叔孫通為博士號稷嗣君欲以繼蹤齊稷下之風

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

胡氏曰華向誘殺羣公子又刼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為質又求助於楚蠻夸入據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必討之於内諸侯宜協心必救之於外楚大國自居宜執叛臣之使而戮之於境今楚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怠於救患固請逸賊而宋人從之皆

罪也

賓起有寵於景王

人主享國長久以宴安自恣使其臣植黨擅權未有不貽禍於後嗣者春秋所書則晉獻公齊景公周景王是也獻公三十六年景公六十年景王二十六年其權臣則里克荀息陳恒闞止單劉寵嬖則二五優施梁丘據賓起後嗣之相爭相殺者奚齊卓子陽生子荼子朝子猛羣王子也晉國幾亡齊祚移於陳氏天下不復宗周

嗟乎孰謂寵樂耄荒為國家之福也哉

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

蓋吳季子之言曰社稷有奉乃吾君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景敬之間以正則猛以寵則朝二子廢立恃大臣之强弱而後定而傳於王未崩之前著子朝之有亂言然後奪儲進讒罪有攸屬閔馬父所云干景之命者邪正判然矣周本紀稱子丐之黨爭立又以猛為長於子朝史公宗公羊多與左氏異

賔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

五行志劉向以為近雞禍也京房易傳曰有始無終厥妖雄雞自齧斷其尾

人犧實難己犧何害

史莊周傳周謂楚王使者曰郊祭犧牛養之數歲衣以文繡牽入太廟是時欲為孤豚豈可得乎杜注遂以寵飾釋犧字孔疏因之曰犧者寵牲之名以喻寵子謂假借他人以權反來害己使犧在己則無害欲王早寵異

子朝如寵犧然詞拗而意晦邵氏曰人犧則用在人故曰實難喻聽王猛得立己犧則用舍在己故曰何害喻王自立子朝如此上承雞憚為犧下起王將殺單子劉子接遞聯貫矣

五日庚辰見王

愚菴云此單劉以王子猛見景王乃見之於柩前也子朝爭立攻戰倥偬甫五日而即位後世柩前即位之禮殆昉於此歟

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

疏猛朝俱王子單劉必欲立猛明猛是次正當立故也猛為次正不知其由蓋必是太子壽母弟或是穆后姪娣之子以母貴也胡氏曰十五年太子壽卒至此八年不更立者有母弟故也趙子常曰先儒推測之說皆本於經書王猛所以定一時猶豫決千載嫌疑

言王室之亂也

經書王室亂此春秋之特書也天子不言出而出居於

鄭則書王師不言敗而敗績於茅戎則書此乃書曰王室亂亂之去亡無幾矣康侯曰子頹亂鄭虢討之子帶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焉耳夫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惠襄之間齊桓則曰以屏王室晉文則曰皆奬王室至是晉之公室卑而王室適亂亂者僅得卑者稍稍維持之而王入於王城諸侯城成周成周者東而又東之下都也於是周為二周諸侯為七國天下不復宗周矣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學者讀王室亂之書其重

有所感也夫

又

戴溪曰自入春秋周蓋三亂矣其禍皆生於父子兄弟嫡庶不明惠王寵子帶幾危世子齊桓盟首止而世子定襄王復寵帶出居于鄭晉文納王而王室寧向微二伯周之亂豈減敬王之時哉然則春秋書王室亂者憫共主之寖微悲桓文之不作也

其所與者天所廢也

娓菴録曰卜子朝之不克當於其事之不順觀之豈止以羣喪職秩者爲不足與也若亂臣賊子有貴强之援而動於惡者謂茂勿克乎何其言之悖也

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

承菴曰猛居于皇敬居于狄泉一也何一不稱天王一稱天王猛立未踰年而卒一年無二王也敬立在踰年之後曠年不可無王也

九州之戎

亭林曰九州之戎非禹貢九州也周禮大司徒五黨為州注二千五百家為州僖十五年晉作州兵哀四年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十七年衛侯登城以望見戎州國語謝西之九州何如

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

伊水經注伊水逕前亭西京相璠曰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闕外前亭矣服虔曰前讀為泉周地也按欒盈之難范宣子殺其黨箕遺晉語云平公六年箕遺及黄淵

嘉父作亂不克而死今閱三十三年是又一箕遺也

王使告間庚戌還

東萊曰此時王必自以為無假晉師故使之間而晉師因此遂還然晉師還而子朝之勢復熾若秉郊潰遂取子朝不至如後日之難也

乃不果坐

娓菴錄曰婼以周禮爭不坐去衆兵以朝示必死卒不與却范獻之求貨拘中豐之行貨氣節凜然婼豹之子

也父子所守如此而昭公不與共圖國事坐制强臣之手至於危亡悲夫

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

疏魯人實取邾師叔孫子服回辭不屈者朝聘征伐過他國必假道邾人不假魯道是邾人亦有責焉不假道小過也取其師大罪也蹊田奪牛為報已甚故士伯愬而執之久囚其使足以謝邾故以明年釋之按士伯愬於宣子與邾人愬於魯不同解愬者所謂兩造俱備師

聽五辭也

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

第五倫往來所過輒為糞除而去陌上號為道士郭林宗所過必掃除後有至者識之曰此郭有道常宿處也

諸侯乖亂楚必大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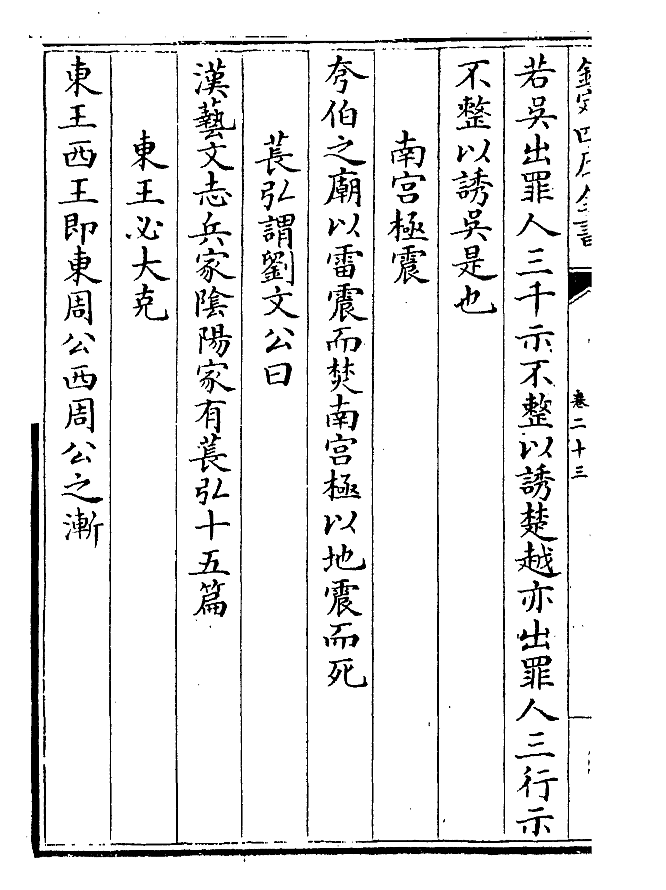
娓菴録曰光之談兵可謂知彼知己而復分兵克走三國以揺心諸侯真多勝算者哉吳有孫子正此之時豈其法乎何其算而中也

吳子以罪人三千

自太公以三千人致師敗紂於牧野自是以後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銳師皆以選鋒致勝雞父之戰吳以罪人三千誘敵人用長而我偏用短兵之以奇致勝也至勾踐戰吳于檇李亦用罪人三行而能使之自剄則奇之又奇矣

吳之罪人或奔或止

孫武子半進半退者誘也張預曰詐為亂形是誘我也



若吳出罪人三千示不整以誘楚越亦出罪人三行示不整以誘吳是也

南宫極震

夸伯之廟以雷震而焚南宫極以地震而死

萇弘謂劉文公曰

漢藝文志兵家隂陽家有萇弘十五篇

東王必大克

東王西王即東周公西周公之漸

吳太子諸樊入郥

愚菴曰楚世家太子建母在居巢開吳吳使公子光伐楚遂敗陳蔡取太子建母而去即此事也太子諸樊乃公子光之誤無疑

公為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

薛方山曰昭公如晉者七至河而復者五説者皆謂得罪於晉蓋昭公之世政出季氏季氏疑公如晉有以議己故以公待命於河者辭公而已如晉此季氏之奸也

至五年公見晉必有以白其故自五年以後季亦不敢如晉疑晉之聽公以治己也然晉實不治季以魯貢出於季故其後公如晉晉皆知之及公末年遜於季氏則寧奔齊而不敢適晉

楚囊瓦城郢

蔡京城汴金人入汴囊瓦城郢吳人入郢然城郢實子囊遺命君子稱其忠者也瓦成父志而反以敗國渠丘恃陋而亡三苗恃險而亡王公設險衆心成城固各有

道哉

子常必亡郢

東萊曰子囊爲令尹襄十五年卒遺言令必城郢今囊瓦果城之可謂能承乃祖之志而終其業何故深識遠慮之士便指以爲危亡之證蓋當子囊建城郢之議時正在楚國之勢尊安閒暇能爲預備之計至囊瓦爲令尹時内有弱勢外逼强吴則其城郢蓋不能與人校要得畏避退守爲自固之地郢之外有不暇及故城郢雖

同事勢大異天下之事固有事迹同而心甚異者仁宗朝西夏内陵范文正公建築都城之議當時謀國者以不可示弱諍之亦沈戎城郢之意也

余左顧而欬乃殺之

无咎曰叔孫居晉義重於死以己之死可告無罪於列國故甘之也葺其所館去之日如始至處死者素其暇豫又如此及士彌牟將逆己而歸誤謂殺己陰戒其豎幾害彌牟夫始則不畏死終則欲拒命以死前後相迕

不可解也愚謂叔孫之堅忍於初千乘之讓也繼之不忍簞豆見於色矣由晉之信讒以絶同姓之國拘縶義士屈折經年至和鵠者轉而為忿悍晉之失諸侯有自來矣

叔孫受禮而歸

傅士凱曰邾莒之難一也叔孫父子守正不屈不唯國免於兵而且足以為國之重意如逃遁苟免大致辱國人材之係於國也諒哉然豹遇趙孟則以賢聞而免戮

姑遇韓范則危困而幾殆又可以見晉政之汚隆矣

嫠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子太叔受教於子産者也子産之語子皮曰棟折榱崩僑將壓焉以憂其國子太叔以是語范鞅以憂天下詩曰莫肯念亂誰無父母王符潛夫論引之而曰一國盡亂無有安身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仁者兼護人且自為也是以次室倚柱而嘆嘯楚女揭幡而激王劉定公萇弘實抱此恨以終唐書魏徵疾亟太宗幸其第撫之流

涕問所欲言徵引此語以對德本而才輔者也

王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至華陰見素車白馬從華山下持壁與客曰為我遺鎬池君忽不見客奉壁即始皇二十八年過江所湛壁也五行志曰近白祥也入而復出神不享之驗

遂滅巢及鍾離而還

索隱鍾離在六安古鍾離子之國世本謂之終犂嬴姓

之國巢亦國也桀奔南巢其國蓋遠尚書序巢伯來朝蓋因居之於淮南楚地

宋公享昭子賦新宮

儀禮大射禮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奏貍首以射注新宮其篇亡

宋公使昭子右坐語相泣也

梁商以三月上巳大會賔客讌於雒水酒闌繼以𧰼露之歌坐中皆為掩泣周舉聞之歎曰此所謂哀樂失時

非其所也殃將及乎商至秋果卒㩀叔輒哭日食昭子以非所哭論其將死而竟自蹈之精爽所移不自知也

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

杜注平子人臣而因卿逆季强横愚㩀叔孫昭子初嗣立而即斥豎牛孔子稱其不伐見執於晉而不從范鞅請冠求賂大有穆叔裂裳帛之風獨其與季氏交也視乃父之指楹而惡者未可同日語此為意如迎妻何其以君禮待季氏而重之至是乎昭公被逐昭子從闞方

歸正駿戾之助逆而誅之斯為大義甘於祈死而不敢抗季宜其子若孫不敢州仇一蝂不及一蝂矣

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

東萊曰季氏專秉魯權已百餘年魯之失政已四五世夫欲去百餘年之强家巨室非其謀之審重周密不能成事觀昭子為季平子逆女於宋季公若從使宋勿與女曰魯將逐之是昭公逐季氏之謀雖未發而季氏之徒已洩於外其謀之不審不密可知安能成事哉

又

黄仲炎曰是時昭公逐季之謀未發而先使異國聞之既聞於外國平子豈有不知其為備必素公入其門而不能登其臺足見季氏之為備者素矣當時欲除季氏本謀却不出於公都是羣公湊合其君又非沈幾先物故終不能成事

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

孔疏易及爾雅並訓履為禮是禮名由踐履生也人之

本性自然法象天地聖人還復法象天地制禮以教云是禮由天地而來故子産論禮皆舉天地人三者並言之愚按中庸云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中庸固禮記之書也傳曰民之行也記曰所以行之禮即道也道在即禮在韓子原道篇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聖賢論道揔不易乎此

為六畜五牲三犧

注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麇鹿麏狼兔三牲祭天地

宗廟三者謂之犧䟽周禮膳夫膳用六牲庖人掌共六畜康成云六畜即六牲也始養之曰畜將用之曰牲十一年注云五牲牛羊犬豕雞此異彼者以上文已言六畜故别用鄭氏六獸之説去野豕而以麋鹿麕狼兔當之

又

繩武曰自此句以下凡用為字領句者九韓退之原道篇為之君為之師等亦數句法本此

受牒而退

羅大經曰今世臺府移文屬郡曰牒蓋春秋時伯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吾聞文成之世童謡有之

方定之白鸜鵒之謡魯人作之其感於乾侯之辱乎而曰文武之世童謡有是是左氏之誣也

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賈誼為長沙王傅鵩鳥集舍發書占之曰主人將去其

後遷爲梁王傅王好騎馬墜而薨誼傷之亦病死昌邑王時夸鵠鳥集宫殿下王射殺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對曰夸鵠野鳥入宫亡之應也其後昌邑王竟亡盧奴令田光與公弘等謀反旦覺時狐鳴光舍光心惡之其後事覺坐誅會稽東郡都尉禮文伯時羊伏廳下後遷東萊太守都尉王子鳳時麏入府中後遷丹陽太守他如人且亡也野鳥入宅城且空也草蟲入邑等類

季氏介其雞

鄴都故事魏明帝大和中築鬬雞臺趙石虎以芥羽漆砂鬬雞於此

郈氏為之金距

繩武曰昌黎鬬雞聯句中云既取冠為冑復以距為鐓即用金距事也

公曰執之亦無命也

注獨言執之未有敕命按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天子諸侯言出諸口左右奉

行者隨宣之為詔令而後見諸施行晉唐以下中書取
旨門下覆奏尚書施行郡縣守令亦用符檄同此體製
且政在馬其難圖也
漢晉春秋曹髦將自討司馬昭王經諫曰昔魯昭不忍
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今權在其門久矣朝廷四方
皆為之致死不顧順逆之理非一日矣陛下一旦如此
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耶
乃館於公

漢高帝崩陳平畏呂嬃讒之於呂后固請得宿衛中同此自全之策

同求將合君必悔之

呂氏春秋察微篇曰魯昭聽煬而不辨其義懼以魯國不勝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與季氏同患也是不達乎人心也

孟氏執郈昭伯

意如之逐君猶為獸窮則攫何忌之黨逆直為狐朋相

比罪加一等矣厥後不肯墮成稔惡可恨而不謂其曾學於孔門者也

自莒疆以西請置千社

史記孔子世家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索隱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書社者書其社之人名於籍蓋以七百里書社之人封孔子從此推算書社三百乃七千五百家今景公欲以千社待昭公則三萬家矣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惟命是聽

嚴開止曰景有代興之心而有好名之癖北燕伯款出奔齊齊終納燕伯於陽莒郊公出奔齊齊伐莒而納郊公令公不之晉而之齊齊以為是將有託於我也魯若迎其機而用之未必不伐季齊而伐季晉亦何至黨季以敵齊哉自有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之言而用齊之機魯己自失之矣是則子家子之過也且其時主孫齊者臧昭伯也昭伯率從者為盟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

之繾綣從公無通外内此亦衛成公之甯武子也而子家子必與之異觀其用意以為彌縫季氏可以通外内以復公而抑知季之為季豈子家子所能致哉故公之誤不在不之晉而之齊而在不善用齊善用齊則梁丘據者即為昭用而不為季用矣是在所以用之而已矣

且齊君無信

景公嘗伐北燕納燕簡公晏子曰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之可也果受賄不克而還故知昭公倚

之終必無成

將安衆而納公

諸侯之亡而復國者衛成之入以周歂治厪獻以寗喜右宰穀鄭厲以傅瑕為王室靖禍虢公鄭伯實納惠王晉侯納襄王若衛出公藉越師以求入而公文要公孫彌牟終拒之要未有逐君之臣旋即納君者今叔孫婼之謀與末後晉荀躒之策茍且調停貎從心拂使果行之是君是臣安得晏然而已乎古人固有伊尹太甲之

事而昭公必不能以意如為伊尹後世則有劉正彥苗傅㢢高宗㳺復辟二逆駢誅意如之慮此禍也審矣此出一君必立一君季氏居國臨民主祭並不議立新君竟使國中數年曠然無主惟厲王流彘共和攝政髣髴近之蓋意如隱然以此自擬有以知昭公之必不能復入也

使祝宗祈死

趙子常曰昭子有納公之心軋於季氏不克而自殺原

其志蓋内畏臧郈及羣公子欲兼存季孟相為唇齒而己使其能以己邑為公邑己衆為公徒外請齊晉宋衛以討季氏而納公季雖强亦必為戮否則出奔事之可必惜其蔽於患失而徒死也

又

昭子以死殉君忠之盛矣不討駿戾殊不可解豈亦如季氏之南蒯陽貨耶

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

朱愚菴云此後世騎馬之始按公羊傳齊侯唁公野井以鞍為几與此言乘馬相合當時固已有單騎者

使熊相禖郭巢季然郭卷

築城曰城常語也為郭曰郭他書所未見

以幣錦二兩

纍瓦編曰左傳豐貫以幣錦二兩遺子猶注云二丈為一端二端為一兩所謂疋也二兩者二疋也公羊傳乘馬束帛注云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與

左傳注合

高齮能貨子猶

東萊曰齊侯欲納昭公申豐以貨如齊終能轉移伐魯之謀病根却在梁丘據上魯之家臣雖在千里之外亦能逆知齊侯病根所在而投之毫髮不差柳子厚論梁丘據言能尊信晏子至與之作贊當時固有所激然亦不識他大姦所在以晏子之介亦自被他移換了

又

春秋為亂臣賊子而作然自靈景以前惟鄭突楚棄疾以諸公子簒奪得國自餘卿族躬蹈大逆鮮有保全者崔杼歸生皆斲棺於没後欒書趙盾子孫誅夷未始不以討賊為名逐君僖免如孫林父亦終身不敢入國葢猶有恐懼之心焉自意如逐昭公而齊梁丘據晉范鞅荀躒為之繫援陳常弑簡公魯三桓以為不可討褚師比公孫彌牟逐出公越臯如納而弗克列國大夫聲勢相倚欣欣然各萌嬗代之心而人君有余及死乎之問

若王琨之頻見此事馮道之歴事四朝可悼歎也已

不知天之棄魯耶

為爽鳩而不死其樂若何繼宋公而死其懼若何君畏死即以死懼之奸詇之巧行其術若此

師及齊師戰于炊鼻

孫琮曰炊鼻之戰不書以為不成戰也子猶入平子之貨其止齊侯納公歸之於天懼之以死而季有外援矣公孫朝僞降齊人而魯備已成野洩冉豎顔鳴等皆效

命於季不力戰以犯齊怒而季有內助矣季氏外內皆固公則叔孫婼已死子家羈弗聽而公徒臧昭伯之類皆妄庸人也往歌來哭能不應乎童謡耶

平子曰必子疆也

觀此知魯季齊田聲勢相倚

使女寛守闕塞

服虔曰伊闕大禹疏川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伊水歷其間北流故謂之伊闕春秋之闕塞也

國有外援不可瀆也

公子壬泰出也後吳入郢泰遣師救之楚國亡而復存昭王出而復入皆藉此外援之力子西非特讓楚於一時實興楚於戰國二百二十年之久厥功偉矣

奉周之典籍以奔楚

周禮在魯周公之舊也此之典籍大約東遷以後者為多為典墳丘索所不及屈宋之文采繼三百篇而為楚風文教自北而南其氣數為之乎

王子朝使告於諸侯

娓菴録曰援引周典歷歷不爽詞采偪人聽者失真子朝可謂奸人之雄哉漢人檄文多祖此體

萬民不忍居王于彘

劉光伯曰不忍王之虐也夏書因民勿忍距於河即民不堪命之解

攜王奸命

竹書紀年申侯與鄫人犬戎殺王及王子伯服又云申

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於攜二王並立平王元年王東徙洛邑晉侯鄭侯衛伯秦伯以師從王入於成周二十一年晉文侯殺王子余臣於攜傳所謂攜王者也杜注以伯服為攜王非

又

㪚林云攜王之攜乃是地名猶厲王流彘詩人謂之汾王或以謚法怠政交外曰攜非也梁元帝用尚書左丞劉瑴議謚其兄邵陵王綸為攜王取此名而義不同

生而有髭

皇覽靈王塚在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蓋以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謚靈

子朝干景之命

閔子馬一言所謂大君有命一時之内而單劉外而晉及諸侯後日之為經為傳奉行而尊信惟以此耳傳於王入莊宫子朝布告諸侯之下而結以此言使萬世尚論者知共主之有歸異論之可息史家總論法也

齊有彗星

晏子春秋公望睹彗星名伯裳騫使禳去之晏子曰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詒之妖祥以戒不敬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於樂近讒好優何暇在彗孛又將見矣

如君之言其陳氏乎

晏子公曰後世孰践有齊國者對曰田無宇之後為幾公量小私量大以施於民其與士交也用財無筐篋之

藏國人負攜其子而歸之若水之流下也夫先與人利而後辭其難不亦寡乎

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

韓非子外儲篇亦載此一事而論之曰景公不知用勢晏子不知除患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據以禁誅擅愛之臣而必得厚以與爭名是不乘君之勢不因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按陳氏之厚施結民晏子於請繼室晉平之時與叔向讖語而歎之至此三十

年矣加以欒高出奔陳氏勢堪耦國景公以君位之尊猶可以廢之逐之彼弒逆如崔慶一經誅夷舉國帖然宋討華向衛滅孫甯國勢以安禮可為國守經而非用權迨景公没而陳氏惘然篡齊實由景公晏子知之明而奮之不勇韓子雖刻薄寡恩之論以之治僭逼之臣誠有當也

惟禮可以已之

朱子曰齊田之事晏平仲言惟禮可以已之不知他當

時所謂禮如何可以已之想他必有一主張　春秋權臣得政者皆是厚施於民故晏子對景公之辭曰在禮家施不及國乃先王防閑之意

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

晏子君令臣共數語與孔子告景公君君臣臣之語符合皆為鬻姒子荼陽生發也非宮闈之亂不足以名外廷之變斯語也石碏以諫衛莊辛伯以規周公忌父而蹈其禍之彰明較著者晉獻齊桓鄭莊魯莊以迄於晉

景終春秋之局矣其統名皆曰禮論禮最詳者此篇及子太叔對趙簡子管敬仲先告齊桓公以禮結諸侯北宮文子女叔齊一則論儀與禮之辨一則言儀即禮之所自出孟僖子使其子從仲尼以學禮惟記有之天下之達道五夫子之言也是禮也即所謂道也禮記曾子子夏子游子貢皆問禮於孔子孔子亦問禮於老聃而得其說者荀子之為書亦惟論禮宋儒精言之而曰道道者禮之所從出也言天命率性之道不若言達道五

之道愚智賢不肖皆可共由也

左傳折諸卷二十三